强军文化观察·红色基因

东风第一枝

■董志文 本报特约记者 冯金源

1964年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毛主席就指出：“我们发展自己的核力量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1965年，周总理在出席东亚三国军事体育代表大会上，再一次面向世界公开承诺我们是和平的使者，并将火箭军某旅前身部队亲切形象地誉为“东风第一枝”。

自组建之日起，该旅就肩负着特殊使命，成功发射了被誉为“争气弹”的作战部队第一枚地地导弹；投身唐山抗震救灾任务，发出了灾情“第一报”；走过天安门广场，向世界首次揭开战略导弹部队的神秘面纱……一茬茬“东风第一枝”的官兵在强军兴军的征程上，传承砺剑精神，播撒着铁血忠诚，手中的导弹武器装备经历多次换型，射程越来越远、精度越来越高、威力越来越大，成为底气十足的大国长剑。

图为官兵在练兵场上重温入党誓词。 宋 波摄

一部旅史的“经”和“纬”

一部旅史，是战略军种历史浓缩版；一座史馆，是旅队忠诚基因资料库。在该旅有一支上百人的旅史教员队伍，他们从不同视角向官兵讲述旅史的“经纬”。这“经”，是旅队近60年辉煌砺剑征程；这“纬”，是一代代“东风人”用信仰书写的忠诚故事。

“活着拼命干，死了也合算，埋在山头上，顶起原子弹，为党为人民，再苦心也甜……”前不久，该旅把主题教育课堂设在旅史馆，作为讲解员的大学生士兵秦宇菲向官兵深情讲述第一代“东风人”扎根戈壁，用榆树皮、骆驼草充饥，挺起脊梁打出“争气弹”的一幕幕。站在听课官兵中的旅长王锡民心潮起伏，他想起自己上任之初，曾久久站在第一任部队长董春儒的大幅照片前，联想到他带领部队转战12万公里，成功发射多枚导弹的情景。导弹相继腾空，董春儒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心肺功能几近衰竭。弥留之际，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再看一次导弹发射。当看到部队送来的发射录像时，他用虚弱的声音对老伴说：“我死后，就把我埋在离导弹最近的地方吧……”王锡民神情凝重地说，“前辈的精神，我们一定要一直传承下去，永远也不能忘记。”

该旅第一任政委陶殿玺，在移防换型任务中持续超负荷工作，倒在了指挥一线，再也没有站起来。每次讲述老政委的故事，通信连女战士穆英娟都十分感动。前年7月，她和时任指导员张玥带着全连女兵按着66个鲜红手印的请战书，叩开旅长办公室的门，要求参加实弹发射任务。然而，由于任务特殊，请战书没有被批准。66个女兵，只有8个名额，谁去谁留？连队党支部决定，比武场上分高低。穆英娟以微弱的劣势与发射名额擦肩而过，但她把自己的一张照片塞到了班长邢莹莹的手里，动情地说：“莹莹，我真为你感到高兴，虽然我去不成了，但我的心与你同在，请带着我的照片与你一起见证导弹腾飞的壮美一刻吧！”

军心靠军魂凝聚，传统靠传承延续。“东风第一枝”官兵正是靠着这种一代传一代、一级学一级、一茬做给一茬看的好传统，把红色基因深深融入血脉，渗入心灵，持续锻铸着“东风第一枝”的光荣与梦想。

如山的嘱托，如山的使命

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亲率一批老帅到刚组建10天的该旅前身部队视察，亲切地说：中国导弹部队的独苗苗钻出了大地，这是一个光荣的零的起点，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军队的希望，你们要牢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托，认真学好技术，为以后组建的导弹营输送血液……

如山的嘱托，如山的使命。280名刚刚掸去一身炮火硝烟的第一代“砺剑人”，悄然扎进茫茫戈壁，白手起家，支撑起共和国导弹事业的“通天之路”。

“前辈为我们立起的好样子，永远是我们前行的标杆。”该旅发射五营原营长杨溢治刚刚走上营长岗位，便把第一任营长李甦视为自己的精神榜样。1959年7月，中国第一个地地导弹营正式组建，已是上校的李甦临危受命，被任命为首任营长。经过一千多个日夜的沉寂，李甦带着这支新型作战力量，在茫茫戈壁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成功发射第一枚“争气弹”。

杨溢治告诫自己，要像老营长一样铁心砺剑，打出今天的“硬气弹”。那年，杨溢治带领全营官兵远赴西北执行实弹发射任务，创下进场时间最短、动用人装最多、命中精度最高等多个“史无前例”，实现了大型号战略导弹首次在大雨环境下发射的历史性突破，标志着我国洲际战略导弹部队在恶劣气象条件下的全天候发射能力迈上了新台阶。发射归来，发射五营荣立集体二等功1次。如今，已经走上副旅长岗位的杨溢治，丝毫没有放松对导弹专业知识的研究，导弹数千个元件、上万个接点，张口即来，如数家珍。

三级军士长孙世军说，自己与“东风第一枝”血脉相连。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即将分娩的母亲被埋在废墟中，是该旅前身部队官兵用渗血的手挖出他的母亲。7天后，他呱呱降生。为了让他一辈子记住解放军的恩情，母亲为他起名叫世军。来到“东风第一枝”后，孙世军主动申请到最偏远的通信基站，日日夜夜值守通信设施，维护导弹阵地的信息安全，这一干就是19年。这期间，他还资助了3名贫困学生，其中1名学生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大学。他的妻子在老家创办了两家网络公司，天天盼着孙世军早点回去帮助打理。孙世军却经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是救我们母子性命的老部队，就是用我一生都报答不完，怎么能舍得走！”

孙世军的故事触动官兵的心弦，发射五连连长刘睿说：“孙班长的故事告诉我们，挣钱的机会失去一次可能还会再来，当兵报国的机会失去了，就是终生遗憾。”

支撑大国长剑刺破苍穹的坚硬脊梁

该旅政委张伟告诉我们，“东风第一枝”之所以形成“环境越艰苦越奉献、任务越重越争担、技术越高越精练、对手越强越亮剑、荣誉越多越创先”的旅队精神，就是因为近60年的发展历程时刻浸染着党史、军史的红色基因滋养，内化为官兵心中永不磨灭的忠诚信仰和无坚不摧的备战意志。

二级军士长康平，对操作平台上密密麻麻的开关、按钮、指示灯如数家珍，内部结构原理烂熟于心，2次亲手按下点火按钮，打出不同型号洲际导弹的最佳精度，被官兵称为“康金指”。

“康金指”的起点十分平凡。刚入伍时，面对百余张电路图，他像攀岩一样发起了“冲锋”，一点一线一步一动，把10余本专业教材翻成了“白菜卷”，经常为了攻克一张电路图纸奋战到东方破晓。

“一旅就要争第一，一旅就要创一流。”面对记者的采访，这位传奇老兵坚定地说：“在‘东风第一枝’当兵，无论技术多高，兵龄多长，必须时刻保持冲锋的姿势，这种感觉是来自心里自我的鞭策。”

“宋图通”“冯一瞄”“刘不倒”“陈万能”……在该旅像“康金指”一样身怀绝技、敢打头阵的骨干人才还有很多，可以列阵半个山谷，他们是支撑大国长剑刺破苍穹的坚硬脊梁。

英雄的旅队英雄的兵。“东风第一枝”伴着新时代的战鼓，开始又一个新的征程。

强军文化

长征 第4203期

岁月留声

查果拉的鲜花

■裘山山

1997年8月，我们《西南军事文学》举办了一次西藏“喜马拉雅”笔会。途中，七八位作家驱车前往西藏海拔最高的哨所——查果拉。当我坐在颠簸不已时速却依然在每小时七八十公里的吉普车上向查果拉奔去时，微微有些激动。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上查果拉。

同车的西藏军区作家许明扬告诉我们，查果拉原来的意思是土匪出没的地方，现在的意思是鲜花盛开的地方。这两个说法我都听说过。但此时，在去查果拉的路上，面对满目荒山，面对在盛夏八月依然荒凉无比的群山，我对这两个说法都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因为无论是鲜花还是土匪，都是有生命的。而查果拉，是生命禁区。

我们被汽车载上了海拔5380米的查果拉，见到了坚守在那里的生命群体——查果拉哨所的全体官兵。他们是这一生命禁区的征服者，他们也是这一生命禁区仅有的顽强生命。

因为我们是从营部上山的，便为战士们带去了他们这段时间的书信和报纸。其中排长李春的信最多，有三封。于是大家要李排长交待，都是谁写来的？李排长从实招来：一封是父母大人的，一封是战友的，还有一封，他的脸红了：是未婚妻的。

战士们立即起哄，要求李春公布情书。出乎我的意料，李春爽快地同意了。于是，我有幸在海拔5千公尺的高山上，在荒凉的不生寸草的地方，读到了一封感人至深的情书。情书的“作者”是位女大学生，她与李春通过发表文章成了笔友，进而成了恋人。就在我们去的时候，她已经从家里出发，分别乘火车、飞机、汽车向查果拉抵进，要在海拔最高处，举办一场婚礼。我想说，这是我所听到的最美的爱情故事。

官兵告诉我，由于查果拉哨所海拔太高，来他们这里的女作家屈指可数。但是有一位女作家却来过很多次，可能有六七次吧，而且她还是唯一一位在查果拉住过的女作家。她就是杨星火。上个世纪60年代，查果拉哨所被国防部命名为“高原红色边防队”，杨星火很激动，写下了《鲜花献给查果拉》。从那时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查果拉哨所的兵换了一茬又一茬，这首歌却一直留了下来，成为永恒的歌。每一批新兵来到哨所，首先要学会唱的就是这首歌。

李排长的情书，让战士们兴奋不已。图中读信者为本文作者。

查果拉到底是查果拉，没过多久，我们一个个就开始大喘气了，每走一步路都呼哧呼哧的，有两位还不得不抱上了氧气袋。但我们依然开心地和战士们一起开起了联欢会。

联欢会开始，李春排长就笑眯眯地对战士们说，我们先给作家们唱个歌吧，《鲜花献给查果拉》。

这歌儿我知道，是我们军区老诗人杨星火写的。每个查果拉的战士都会唱，每一代都会唱。当然，杨星火写的歌很多，比如《翻身农奴把歌唱》，还比如《一个妈妈的女儿》。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是杨星火写的，更没人知道她的那些传奇经历。我就和大家一起呱唧呱唧地鼓掌欢迎。

李春起了个头，战士们就唱起来——

金色的草原开满鲜花

雪山顶上有个查果拉

……

歌声一起，我的眼泪突然涌出，速度之快让我毫无防备，身上连张纸巾都没有，只好用两只手去抹，结果越抹越多，满脸被泪水浸泡，不得不狼狈地离开会议室，离开正在大声唱着歌儿的战士们——

查果拉山高风雪大

山上自古无人家

……

歌声在荒无人烟的山顶继续飘荡。我跑出门外，躲在墙角继续流泪，我都不知道我的眼里竟藏着那么多的泪水。马上就有战士抱着氧气袋跟了出来，他们以为我是高原反应，让我吸氧。我抱歉地解释说，不是高原反应，一会儿就好了。

为了不让战士们担心，我努力克制着，重新回到了会议室。但面对那些战士的笑脸，面对他们干裂的嘴唇，我的眼泪还是不听话地往外涌。我低着头，不敢再去看他们的眼睛。我无法对他们说清这泪水的出处，我只能把它归结为音乐的魅力。

接下来，作家刘醒龙喘着气为战士们唱了《小白杨》，作家王曼玲一边吸氧一边为战士们宣读了李排长的“情书”，让战士们开心得嗷嗷叫。只是因为缺氧，她念了几段就坚持不下，我又接续读信。我们的主编熊家海（已去世），则一个个地为战士们拍照。他们都给战士们带去了欢笑和快乐，只有我没出息，留下的是眼泪。

后来我们登上了查果拉主峰。

在那片满是石头、看不到一点绿色的山坡上，作家邓一光忽然发现在石头的缝隙之间，生长着紫色的小花。他指给我们看，我们蹲下去，果然看到一朵朵紫色的小花，像依偎着兄长那样依偎着石头，在冷硬的风中瑟瑟开放。

我惊奇地问它叫什么名字？有个战士回答说，它叫骆驼刺。我不相信。它看上去是那么娇小柔弱，和那高大粗壮的骆驼毫无相似之处，怎么会叫这个名字？那紫色的花瓣儿透明如薄薄的蝉翼，怎么扛得住这冷硬的高原的风？唯有它的果实很扎手，也许这就是“刺”的由来？

骆驼刺让我再次相信了奇迹的存在。不然你无法解释这不可思议的花。你无法想象它的种子是从哪儿来的，它是靠什么长出来的，它的细细的花茎为什么没被大风折断？它依傍的土地如此干硬，没有河也没有雨水，为什么没被渴死？

写到“渴”这个字眼儿，我忽然顿悟：它们是该叫骆驼刺，它们与骆驼不是形似而是神似，因为它们也和骆驼一样抗干耐旱，它们不仅从石头缝里长了出来，还努力地开出了花。

回到成都后，我即给杨星火老师打了个电话。我说杨老师，您写的歌儿现在还在查果拉唱着呢。每个上查果拉的兵都会唱。她很高兴，然后在电话里，一句一句地把歌词念给我听。

山歌唱给解放军

鲜花献给查果拉

……

我不会唱，我只能在心中一遍遍默想：骆驼刺也是鲜花，战士们的笑脸也是鲜花，杨星火老师也是鲜花。

两年后，杨星火老师病故了。那次通话，成了我和她最后一次的通话。这位雪山诗人，不但是高原的女儿，还是一个藏族儿子的母亲。她的一生都与西藏息息相关，她的生命就是一首歌，永远在高原上传唱着。

查果拉的鲜花，是最美的花。

（作者小记：裘山山，女，原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西南军事文学》主编，主要作品有《我在天堂等你》《春草》等。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等。）

军乐激荡黄浦江

■本报特约通讯员 漆 锡

4月29日晚，复旦大学正大体育馆灯火通明、座无虚席。“中华号角——2018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管乐艺术节暨‘中华杯’中国第十二届优秀管乐团队展演”开幕式在这里隆重举行。武警部队卫士军乐团等173支中外管乐表演和展演团队闪亮登场，奏响新时代中华民族盛世乐章。

开幕式上，当武警部队卫士军乐团的53名队员，身着笔挺的军乐礼服，手持金光炫目的现代乐器，迈着铿锵整齐的步伐进入会场，全场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仪式演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唱祖国》，让现场每名观众热血沸腾。在行进表演环节，武警部队卫士军乐团最后出场，威武强大的阵容、标准的军人步伐以及精彩变换的队形，《军歌》《越过海洋的握手》《摩托化部队进行曲》《忠诚卫士》联奏一气呵成，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当演奏到最后的《军威进行曲》时，参加开幕式的中外乐团，踏着武警部队卫士军乐团演奏的旋律，再次整齐步入会场，将开幕式推入高潮。

5月1日，上海外滩花团锦簇，江水翻浪欢快如歌。8艘身披节日盛装的游船载着中外管乐队，正向外滩和东方明珠的江面缓缓驶来。海巡106游艇的甲板上，武警部队卫士军乐团乐手整齐列队，形成一个橄榄绿方队，身着笔挺礼服，手持管乐乐器，迎着江风威然挺立，格外引人注目，沿江两岸的市民游客纷纷向他们挥手致敬。在见证着新中国建设发展和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黄浦江上，武警部队卫士军乐团的乐手们，克服连续多场演出的辛劳，精准演奏多首军乐，激奋人心，催人奋进，为奔腾不息的黄浦江增添一抹豪迈的亮色。在此次艺术节期间，武警部队卫士军乐团还先后参加了国歌纪念广场升旗仪式、进校园专场音乐会等大型活动，他们英武的形象和高水准的演奏，赢得了众多观众和音乐爱好者的热烈称赞。

图为武警部队卫士军乐团在开幕式上演出的情景。 作者提供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40分 印完4时40分